

辣椒

■ 邱仙萍

东野奎吾说,这个世界上,有两样东西不能直视,一是太阳,二是人心。人到中年之后,有两样东西不能再像年轻时那样大快朵颐,一是酒,二是辣椒。

一段时间没有碰见,大家再聚时,总有朋友说,我不能喝酒了,或者有开车的理由,或者是有血脂高血压高这些老毛病,身体某个部件做了个手术,在吃什么药。哪怕从家里拎来珍藏着的茅台,面对一桌美女美酒硬菜,也只能饱饱眼福,颇有点英雄迟暮的悲壮。

城市里的口味越来越重,火锅店生意好得不得了,麻辣烫冒菜川菜干锅什么的,辣得年轻人想流泪,辣得中年人想忏悔。想起自己年少时的轻狂和无知无畏,不怕辣,辣不怕、怕不辣,就像红红的小米椒一样不知天高地厚。

时光一晃已近二十年,那是纸媒最甜蜜的幸福时光,单位里集体要去武夷山疗养,部门刚好要去谈一个合作,就让我们去打前站。一车人路过江西,找了一个路边饭馆吃饭。

有人说,如果湘菜是击穿胃部的子弹,赣菜就是瞄准整条消化道的汽油弹。外地很少看见赣菜馆,是因为赣菜师傅不想惹麻烦。据说最早那批出去创业的赣菜厨师,现在仍在被恼怒的客人“追捕”,他们有的跑去南洋当华侨,也有的伪装成了湖南厨师,用微辣的赣菜去料理最嗜辣的外地人。

在那家貌不起眼的路边餐馆,我们点了溪沟鱼、小米虾、炖豆腐等等。每盘菜上来,都堆得满满当当,是杭州餐馆菜量的三倍,菜价一个只要十几元。每一道菜,都布满密密麻麻的辣椒,红的青的黄的,还有红辣椒炒青辣椒,青辣椒炒红辣椒。雪菜豆腐里面加了火腿肉,炖得酥烂,一块块白色的豆腐和蜂窝一样,“噗噗”冒着气。我们一个个吃得龇牙咧嘴,辣得哭爹喊娘,胃燃得火烧火燎,像

是火山要喷发。

同行的吴老师,口头禅就是:“吃完吃完,不要浪费,补肾的。”在他的眼里,青菜补肾,红烧肉补肾,鱼虾补肾,连辣椒,也补肾。

到了武夷山,闽北日报的同行带我们去了一个大红灯笼高高挂的竹楼,吃了一顿“山珍海味”:菌菇、山黄鹰水鸭、烤鹅、野菜等等。坐在水车旁,喝着当地的冰啤酒,看看这水墨画一样的风景,人生好不恣意快活。尤其是听说当地椒盐烤鹅能补肾,大家更是奋不顾身一下就消灭了半盘。第二天在玉龙瀑布吃的中饭,一边坐在溪流旁看飞奔而下的竹筏,一边吃着当地的石蛙炖豆腐、竹笋烧溪鱼。一桌人七八个菜,几瓶啤酒,只要150元,让我们女的恨不得嫁给老板,男的嚷嚷要做上门女婿。

最难以忘怀的是在武夷山吃夜宵,苏闽步行街上到处都是挂着幌子亮着灯箱的馆子,门口有人拉客,热情得好像不要钱一样。大家选了一处写着“浙江人上海人饭店”字样的“溪鱼馆”,老板说老乡见老乡,两眼泪汪汪。考虑到吴老师不断强调补肾概念,我们特地点了一盘椒盐干椒炒蜂蛹。事先问了价格,是18元一盘,谁知道一结帐,原来的菜单不见了,拿出来的菜单上,价格标着78元。我们说怎么老乡老乡,背后一枪呢?看我们在理论,吴老师也不参与,赶紧把剩下的半盘蜂蛹吃了,一边说:“补肾的,别浪费。”回去的路上,看见另外一个饭馆门口挂着一个斗笠般的大蜂窝,大家跑去问老板,你家蜂蛹多少一盘啊。老板看着已经酒足饭饱的我们,轻蔑地说:“哪里来这么多蜂蛹,就是肥肉裏面粉油炸出来的东东。”听得吴老师捶足顿胸:“我高血压高血脂,不能吃肥肉的呀。”

报社的老师们,对自己身体还是爱惜的,喜欢讲补肾。肾藏精华,肾好,多巴胺分泌得好,气血充沛,人就开心快乐。人一高兴,思路开阔,脑子活络,稿

子就写得精彩漂亮。所以,怎样保护肾、维护肾、保养肾,大家都是讲究的。

有一次,我和汽车版的杨老师在一个桌上吃饭。那个时候的汽车广告市场是很厉害的,有一家都市类媒体的汽车广告营业额,一年就有两三个亿。那天我和杨老师相邻而坐,饭桌上上来了一大盘木瓜炖雪蛤,转到我和杨老师面前的时候,杨老师拼命吃,我也拼命吃,你一勺我一勺,两个人争先恐后。后来杨老师私下对我说:“小秋,你怎么回事,这个木瓜炖雪蛤,不是男同志吃的么,补肾的呀。”我说:“杨老师,我也正想问你,你怎么和我抢着吃木瓜炖雪蛤,这个是女同胞吃的,丰满形体的呀。”

以前每次从老家回来,总要带几罐母亲腌制的辣椒酱,自己地里种的高山辣椒,咸淡适中,很是鲜美。但是现在是在吃不到了,一则母亲和父亲年纪大了,一场病后就住在县城里。二则辣椒的品种退化很厉害,村里的辣椒品种很多来自临安。临安有个太阳镇,生产一种辣椒叫做“七姐妹”,很是出名。这个辣椒品种口感鲜辣,玲珑精致,七个红色或黄色的辣椒,仰天生长,非常美艳和热烈,像是一团燃烧的美丽火焰。不过现在这样品种的辣椒,已经很少看到了,往往成了“四姐妹”和“五姐妹”。就像我们很多兄弟姐妹,只在节假日能遇见,平时难得能聚在一起。

我有三十个老乡,29年前奔赴喀喇昆仑高原驻守边境,他们是第一批应征入伍进新疆,唯一一批海拔5000多米雪域高原守防的浙江籍战士。喀喇昆仑高原、加勒万河谷,横亘西部边境,这里长年累月大河冰封,群山高耸,空气中含氧量不足平原一半。神仙湾、天文点、扎岗,这些看着带着诗意的哨所,现实是“天上无飞鸟,地上不长草,六月雪花飘,四季穿棉袄,风吹石头跑,氧气吃不饱,白天兵看兵,晚上看星星。”有个老乡退伍后,就留在了新疆。问他现在在干嘛,

他说在推广西域美食,助农共富。新疆焉耆有种辣椒,叫做辣皮子,俗称猪大肠辣椒,颜色红亮,椒型肥大。他在介绍上这样写着:“新疆辣皮子吃一口,就会泪流满面,不是因为太辣,而是因为家乡太远。”

作家池莉描写的一道炒茄子,叫做“绝代佳人”。辣椒切成丝,茄子被削得又薄又细,一片片从刀口飞出,就像一阵阵风摇落垂柳的叶。锅烧热冒起了青烟,先把辣椒倒进去煸了一煸,辣椒一出香味,就被盛了出来。接着茄子下锅,飞快地炒动,水汽一收,辣椒才下了锅。这时才往锅里倒油,油下去,菜软了,滑滑溜溜的熟菜上生出闪闪夺目的光泽。盐是最后放的,炒两把,锅铲有了稍微的涩意后,围着菜撒一点水,盖上锅盖。转身拿碗,就可以盛出来了。

这是秋天的辣椒,也是最后一茬秋茄子,用木柴烧的火,锅盖是杉木做的,不上油漆,再加上极度的饥饿,池莉介绍的这碗炒茄子,成了她们几个女知青一生记忆中举世无双的美味。

现在,吴老师、杨老师都退休了,报社里进出的面孔越来越年轻,一个个俊男靓女水灵灵的,像是电视剧里走出来的一样,青春蓬勃,头发乌黑眼睛发亮,根本不需要用辣椒补肾。老吴在乡下买了一处老房子,建个菜园还挂了个牌“吴家菜园”,种了青菜萝卜南瓜豆荚,就是不知道有没有种辣椒。

那些火辣辣的辣椒,我们咀嚼过了;那些浓油酱赤的日子,我们经历过了。季节进入了深秋,天空高远起来,大地肃静明朗。那些放不下的,时间终归会帮你放下,那些穿过我们岁月的风,终究,遥远得像一声叹息。

地里几颗秋辣椒,裹着早霜,依然红的红黄的黄。落了叶子的柿树上,高高吊着几枚灯笼般的柿子,是迟迟不肯落下的倔犟样子。

■ 李云

久闻桐庐是个山美水美的“诗乡画城”,特别是黄公望的旷世名作《富春山居图》和范仲淹吟咏的《潇洒桐庐郡十绝》,更让我们心驰神往。按捺不住仰慕已久的心情,晚秋时节,我们4对七旬左右的老夫妻,结伴到桐庐旅居。

11月20日~26日,7天时间匆匆而过。返程的候车室里,我们不由自主地韶(南京当地方言,意为吹牛、聊天)了起来。严子陵钓台、桐君山、圆通禅寺、江南古村,分水江上的灯光秀和无人机表演……真是山美,水也美,确实无愧于“中国最美县”的美誉。但韶的最多的却是桐庐的人——桐庐人更美!

人老了,来到人生地不熟的异乡桐庐,既看不明白导游图,又玩不转手机导航的我们,只能常常找人问路。那天清晨,我们准备去严子陵钓台。在城关中学门前,同行的“老大”,向一位60多岁的老爷子问路。老爷子很热心地用“桐庐普通话”连说带比划地告诉我们,向前走、右拐、乘几路车、到何站下、在转乘几路车、再……绕了半天,我们还是一头雾水。老爷子也急得直摇头。恰在此时,一位牵着泰迪犬的老大姐走过来,得知我们打听去严子陵钓台的乘车路线,笑着说:“你们跟我来吧”。转过一个路口,来到一个公交站台。她对“老大”说:“你点开微信,我说你记,然后发给你同行的朋友,就不会忘记了。”于是,她说,“老大”记,很快就把到钓台的乘、转车的路线搞清楚了。我们连声致谢,她潇洒地挥挥手,继续遛她的泰迪去了。

又一日,我们去江南古村。在K2路公交车站,约有10多人在候车。车辆靠站,车门恰巧停在一个10岁左右的小男孩身边,小男孩的妈妈示意他上车,可这个男孩,却用右手抓住车门把手,侧过身子,让我们几个老人先上。直到我们8个老头老太都上车了,他才上车。此时,车上已经没有座位了。为此,我们纷纷竖起大拇指为他“点赞”。

那天傍晚,我们游览归来。此刻正值高峰期,车到新华书店站,5、6个刚放学的小学生,在爷爷、奶奶(或是外公外婆)的陪伴下挤上了车。两个7、8岁的小女孩,站在我面前的车门处,手太小,连车子的把手都握不过来,车子一动,不免前后摇晃。我忙站起来给她们让座,可她们连连摇头:“谢谢爷爷!您坐吧。”

人老了,麻烦事就多。那天上午,在深澳村“非遗项目”“葫来”葫芦烙画馆一侧的一个小巷里,我忽觉有点内急,就向一位坐在自家门前的老爷子问道:“老哥好,请问附近的公共厕所在哪?”老爷子站起身来告诉我:“向前,走到‘葫来’边的巷口,左拐,3分钟就到大塘边了,您向右看,在右边的‘申屠’宗祠左侧门里,就有厕所。”我忙拱手致谢。老爷子接着又说:“兄弟,急吗?要不就到我家里的卫生间来吧。”我笑着说:“不急不急。”刚想转身离去。谁知道,老爷子又关切地问我:“手纸有嘛?”我连声说:“有有有。谢谢您!”

站在G40的站台上,我们依依不舍地回望华灯初上的桐庐古城,击掌约定:明年春天,百花盛开的时候,我们再来桐庐!既为了看不完赏不尽的秀丽美景,更为了文明、善良、淳朴、豪放的桐庐人!



我要上村晚,你看行不行

■ 罗萍

我是个没有音乐细胞的人,小学二年级跳《东方红》,尽拉大家的后腿,最后滥竽充数都充不下去,不得不被老师请出了舞蹈队。到了四年级,被新来的音乐老师招进打鼓队,这次我总算有自知之明,主动要求退出,打了个名副其实的“退堂鼓”。初中时音乐课要学五线谱,要看着谱唱曲,我根本辨不出那些个忽上忽下的小蝌蚪有什么区别,结果视唱考试,硬是挂了盏“红灯”。

所以,早些年我调到门诊工作,不用上夜班后,同事方春燕三番五次邀我,晚上去中心广场法院前面的场地跳舞,我想都没想,每次都一口回绝。

谁知,热心的同事依然坚持不懈,她说教舞蹈的操老师,不仅舞教得好,而且非常耐心温和。刚好那一年,丈夫参加了一个业余羽毛球队,一周起碼有3个晚上要打球。以前会和他一起去走走路,这样一来我就没伴了,一个人走路往往三天打鱼两天晒网,于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,跟着同事去学跳舞了。

操老师是富春中学的体操老师,因为舞跳得好,她的几位同事和闺蜜就跟着她一起跳,朋友带朋友,舞蹈队就这样拉起来了。她教的舞,基本上都是静静(人名)的广场舞,比一般的广场舞要难一些,柔中带

刚,舞蹈美,音乐也美。

对于我这样的—个门外汉来说,学起来相当困难,手忙脚乱地。几天下来,腰酸背痛,这哪里是在学跳舞,简直是在糟蹋舞蹈和音乐。

“不要急,刚开始的时候,我们都这样的!”

“手脚不能并用,就先跟脚,等步子学会了,再加上手的动作。”

“我们以前也是手脚很僵硬的,几个月下来就会自然起来。”

……

面对这样一个没有任何基础、没有一点悟性的我,操老师和其他队友便是不厌其烦地纠正我的一个个错误,循序渐进地指导我一步一步慢慢来……每一个微笑,每一次点头,每一声赞美,每一个大拇指,都在激励我坚持下去,第二天再来!

一个月过去了,两个月过去了,虽然我还是像做广播体操那样硬手硬脚的,同样的一个动作,别人跳起来赏心悦目,到了我这里就成了惨不忍睹。但我着实喜欢上了这群可爱美丽的“舞媚娘”,喜欢上了这个相亲相爱的小集体,喜欢上了每晚七点不见不散的这一个小时。因为这里有无私奉献的操老师,她白天要教学生体操,忙的时候要教四、五堂课,下课后累得实在不想动,可她为了我们,每天晚上还是坚持到法

院前面来教学。

这里有像花一样柔柔温婉的舞友,看她们婀娜曼妙的舞姿简直就是一种享受,当然最主要还是她们一点架子都没有,对于我这样完全没有乐感的初学者,自始至终能帮我一点是一点。有和我一样,抱着“锻炼为主、快乐至上”想法的队友,对我永远都是那么热情照顾。还有我们的“超越”,每天早上都在群里用公鸡报晓,向大家问早安,跳舞的时候总是能带动全场的笑点……笑一笑,十年少;跳一跳,赛神仙。

在操老师、舞友们对我不间断的表扬和赞美声中,半年多过去了。有一次7岁的外甥女来看我跳舞,她一针见血地说出了我的缺点:“大姨,你跳得太慢了!”“大姨,有些动作你都没跳!”听着童言无忌的批评,我坦白自己还是不会听音乐,完全是看着别人怎么跳再跟着,所以永远是慢半拍的。而且依样画葫芦都画不好,有些小的快的动作会漏掉,难的又会跳错。但操老师和队友们都夸我:已经进步很多了,一年、两年只要长久坚持下去肯定会越来越好!操老师还告诉我一个秘密:我刚加入的时候,她曾担心我也会当逃兵……没想到的是,我竟然坚持了下来。是啊,在我加入“桐庐曼舞悠扬舞队”的前前后后,曾经有不少爱好者来了又去,她们一个个都比我有天赋,但因为种种原因都没有坚持到

最后。坚持就是胜利。更有意义的是,我们这支舞蹈队,还加入了义工联盟,曾经去金东养老院表演扇子舞,能为老年朋友送去欢乐,这应该是我们舞蹈队最大的成就。

很快到了2017年年底,单位要举行迎新晚会,每个科室需要出一个节目。虽然自娱自乐的晚会,但员工加家属,也有四、五百号人。我们科决定排一个集体舞,同事杨东英是个跳舞能手,平时经常下乡慰问演出。她看我们都不会跳舞,就自编自导了一个相对比较简单、又热闹喜庆的舞蹈《盛世花开》。可我们科总共就18个人,要选10个人跳舞,高矮胖瘦,参差不齐。而且我们大多是年纪一把的老骨头了,接受能力又差。每天中午练习的时候,有些动作自己看了都想笑,节奏快的时候动作一点都不整齐,简直就是群魔乱舞。

好在我们笨鸟先飞,练了一个月后,总算有点样子了。在晚会前的半个月,每天晚上都要加班加点排练,最后我们的舞蹈被选中作为整台迎新晚会的开场舞。

丑媳妇终于要见公婆了,对于我们这些没见过世面的人来说,终归有点小紧张的,上台前一再强调的微笑,除了杨东英,大多数人都笑得比较勉强。幸好多次换队形都没有失误,节奏快的时候也基本合拍,动作整齐划一,而且我们把这个舞蹈的大气和喜庆都跳出来了,加上灯光和背景,大

家都夸我们“惊艳了全场”!我们的家属也说开场舞有气势,把整台晚会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。我丈夫还夸杨东英厉害,我说是啊,她硬是将一帮“乌合之众”改造成了“有用之才”!

功夫不负有心人,我们以绝对的优势,成为最受大家喜爱的节目。第二天,我们自编自导自演的《盛世花开》上了优酷网。一周后,我们的舞蹈被选中,应邀参加桐庐电视台春节期间的特别节目《健康过大年》。2月11号下午,在电视台的组织下,我们和桐庐县首届健康达人一起,来到江南镇敬老院,给老人们拜个早年。那天上午太阳公公赏脸,可室外有风,温度还是有点低,为了演出效果,我们都穿着薄薄的演出服,但个个精神抖擞、笑容满面。一袭袭绿色的舞裙,配一把把红色的伞,我们用最靓的舞姿、最饱满的热情,祝福老年朋友幸福安康!

节目录制完毕,就坐等播出了。谁知过年前忙忙碌碌,我竟然错过了播出时间,倒是亲友们看到了节目,发微信拍照片给我。

年三十的晚上七点半,我们一家人齐刷刷地端坐电视机前,锁定桐庐台综合频道。我笑着说,先看咱们桐庐人的“村晚”,再看央视的春晚。外甥女一个劲夸我:“大姨好棒!我也要上电视!”我认真地对我们的“体操能手”说:“小贝更棒!争取上中央台!”